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中國關稅問題

(下)

李 權 時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關稅問題

(下)

李權時著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中國關稅問題
二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殿

著作者

李

權

時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第二章 一般進口品徵稅問題

第一節 工業進口品徵稅的理由

工業進口品徵稅的理由有二：其一是財政的，爲的是要充實國庫；其二是經濟的，爲的是要保護國貨。如果爲財政的理由而徵收工業品進口稅，其稅率不可太高，以太高則走私盛行或簡直不能輸入，因之稅收必減，財政的目的反不能達到也。如果爲經濟的理由而徵收工業品進口稅，其稅率不可不高，以不高就無以保護國貨也。至工業品保護關稅的理由，又可分做如下的數端：

一、「國家的工業教育」或保護幼稚工業 「國家當新興之時，或工業當發達之初，欲養成「國家的工業」(national industry)必得用政治之勢力以輔助之，然後方能成立。主張此種國家工業教育說者，先預期國家當有幾種特別發展而不可少的工業。此工業是國家經濟之基礎，大

部分之國民資本及勞動力，皆粹於此，故不能使其搖動，受外貨之壓迫而不能發展。美國初開國，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有篇製造業之報告（Report on Manufacture, 1791）即根據此種觀念，主張保護政策。漢氏以美國之大，不能安於農業國，必得發展工業及製造。兩者同時發達，則消費者與出產者同在一國，可以互相爲依，方能免去將來之危險。（何思源：國際經濟政策，二七二面）。

此外德國人李斯特（Fr. List）也是主張此說最力的一個。他以爲：『國家是發展人民經濟之組織力，國家是經濟之單位。國家當應用其政治之勢力，以保護國內之經濟及國民之生產力』。而『國家對外之貿易，與單個商人之貿易不同。不能以「交易價值」爲標準，計算一時物質上之獲得或損失，當顧及一切之經濟關係及國家將來永久之安全，以發展各方面之生產能力』（何思源：同書，二七三面）。

至李氏在其名著國家經濟學一書內，闡揚生產財富之力，較財富本身更爲重要，及欲養成一國之生產力，必須暫時採行保護貿易政策兩點，頗爲詳盡；茲節錄於下，以資研考：

(一) 生產財富之力較財富本身更爲重要。他說：

財富之原因，與財富之本身絕然不同。一人可有財富，換言之，卽一人可有交換價值；但若此人無生產較其所消費者價值更大之物，則其人亦可漸至貧困；反之，若其人而有力從事生產，則亦可漸致富裕。故生產財富之力，較生產財富更爲重要；蓋若具有財富之生產力，不僅曩所有者，可以保持而增長之，卽曩所失者，亦可培植而恢復之。國家之於此，較個人之於此，尤見重要，蓋國家不能恃租利以生活也。德國幾每世紀，必遭瘟疫、饑饉，或內外戰爭之蹂躪；然幸而尙能保持其生產力之大部分；故未幾卽又恢復其昔日繁榮之境；西班牙國勢雖較富強，國內亦較和平，然卒以扼於暴君之專制，與夫僧侶之壓迫，近遂日陷於貧困危弱之域。西班牙人之被日月昭臨猶昔也，其土地之大猶昔也，鑛產之富猶昔也，彼輩亦猶是美洲發現，宗教審判發生以前之人民也！而西班牙竟日陷於貧乏之淵者，何歟？豈不以其已失去生產力之故乎？北美合衆國之獨立戰爭所犧牲於美國，無慮億萬，然其生產力則因獲得獨立而益臻鞏固，故能於和平後數年之頃，工業勃興，國家之財富頓增，遠非其以前所可比擬。試取法國一八〇九年之情境與其一八三九年之情

境較，其間相去，奚啻霄壤！而在此期間，法國尚失去其大陸統治權之大部，兩次受外寇侵略之蹂躪，且必須支付軍費，擔負賠償費，計達鉅萬；苟非然者，其所成就或尚不止此也。鴻博明慧如亞丹斯密，對於財富原因之區別如何？對於財富之原因所及於國家情形之偉大影響如何？當不至忽視也。斯密在其原富之緒論中，曾作極顯明之言曰：勞力構成一國財富所由來之源泉；而財富之增進，第一賴於勞動之生產力，換言之，即賴於一國勞力之精巧、熟練與判斷力程度之如何也；第二賴於從事生產者與非生產者人數之比例也。由此可知斯密對於國家之情形，大半賴於生產力之總量而定，固見之甚明也。（李斯特著王開化譯國家經濟學，一二二—三면）。

（二）欲養成一國之生產力，必須暫時採行保護貿易政策。他說：

國家必須稍稍犧牲物質財產，以獲得文化、技藝及聯合生產力；必須稍稍犧牲現在之利益，以鞏固將來之利益。製造力之全部發展，為構成一國文化現象，物質幸福，政治權力達於高度之根本條件，此曾由歷史證明者也。在現在世界情形之下，新生而無保護之製造力，與彼久已發達強固，保護完密之製造力，為自由之競爭，絕不能有發榮滋長之望，此亦吾人所可證明者也，然則

吾人亦烏能僅根據單純之價值說，以爲辯論之資，而證明國家亦如各個商人然，當於最低廉之市場，購買其所需要之物品乎？何由證明吾人自外國所能以低廉價格獲得之物品，而在本國製造之爲大愚乎？何由證明吾人當使國家工業，全聽命於各個人之自利心，以達其發展之蘄嚮乎？何由證明保護稅乃構成獨佔制，犧牲國家，而給與內國工業者以專利乎？保護稅在初行時，足以增高製造品之價格，固也；但行之既久，迨本國之製造力，完全發達而後，則在本國生產之貨物價格，遠低於由外國輸入之貨物價格，此亦爲甚顯著之事實，而爲斯密派所承認者也。故若價值之犧牲，係由保護稅而起，則生產力之獲得，實足以補償之而有餘。既得生產力，非惟使國家今後可致無量之物質貨財，即遇戰爭發生，亦可養成工業之獨立，而無所懼於需要之中斷也。工業既獨立，國家由是而益臻繁榮，則經營對外貿易，推廣海上商業，俱可刻期以待其成功；不惟此也，文明將於焉日盛，制度將於焉日完，國勢將於焉日張。一國苟能利用保護制度，以發展其製造力，恰與前所舉述之田主，略犧牲其目前之物質財富，而許其諸子學有一生產職業，其行爲之精神，正復相同也。斯密派於應依據生產力說以爲判斷者，而僅依據價值說判斷之，曾陷於何等錯誤，吾

人由塞氏所論於外國因獎勵出口而設立之獎金一事觀之，即可瞭然矣；塞氏云：獎金者，外國所給予我國之贈禮也。現在假定法國以爲百分之二十五之保護稅，即足保護其尙未充分發展之工業，而英國則許以百分之三十之獎金，以獎勵其本國製造品之出口，於此情形，英人所給與法人贈禮之效果爲何如乎？在數年之頃，法國之消費者，購用製造品，自較昔日爲低廉；然而法國之工廠，將因此而毀敗；數百萬之工人，將降於赤貧之境，或迫而流徙他國，或轉而從事農業。法國農民之消費者與僱客（即購買農民之生產品者），亦將夷而爲農民之競爭者（即變爲農民），農業產品將日加，而消費者則日減。且也，法國農產之價值日落，財產之價值日微，國家削弱，人民困蹙，將爲勢理必至之結果。英國此種贈禮之代價，乃爲法國製造力之喪失，付值未免過昂；此何異蘇丹（Sudan）所常以貴重之絲繩送與其總督（Pasha）之贈禮乎？自希臘人以木馬贈與特洛牙人以來，自他國接受贈禮之事，遂成爲國家之嚴重問題，英人以補助金之形式，選貴重之贈禮與歐洲大陸，而大陸各國接受此貴重贈禮之代價，即爲其權力之喪失。此種補助金之效用，恰如出口貨之獎勵金，於英人誠利矣，而於德人，則有莫大之損害，即令英國於數年之間，盡其所有

之製造品，無代價供之於德人，吾人亦不願德人之接受之也。使英人由其新發明，能較德人用其老法所織之麻布，低廉百分之四十；或英人所用之新法，只較德人略勝一籌，而德人無保護稅以保護之；則德國將有一最重要之老工業，必至陷於崩潰破滅。此恰如由德國身軀之上，失去一支體。夫失一臂，而猶以購得價低百分之四十之襯衣爲慰者，豈非世間之冥頑罔覺者乎？若英人有機與外國以贈禮，則常出之以種種方式；有時亦常違反其意，外國亦常反覆審思，對此贈禮，應否接受。英人因壟斷世界工商業之故，常陷於彼等所謂市場充斥（glut）之狀態，此種狀態大多由彼等所謂貿易張過（overtrading）之所致。在此種時期，人人爭投其所積存之貨物於輪船。八日之後，此類之貨物可運致於漢堡、柏林或法蘭克福（Frankfort），三日之後，可運致於紐約，在真價（real value）百分之五十以下出售之。英國工業家忍受暫時之痛苦，終得最後之救濟，蓋無幾何時，彼等又將以高價而賠補其損失矣。德國與美國之工業家，則由英人而受莫大之打擊，次第歸於傾滅矣。英國只見火光，只聞轟聲，而炸裂之碎片，則紛紛散落於其他國境；若因此蒙害之居民，陳訴其面部之傷痕，則中間商人與交易人應之曰：此商業危機之所爲也！吾人試細思之，凡

與英國自由競爭之國家，其國之全部製造力，信用制度，農業商業，總而言之，一國之全部經濟系統，既常因此種恐慌之發生，而陷於根本動搖；而以後且將以重大之犧牲，補償英國製造業者之損失；則使一國之商業情形，完全受支配於價值說與大同原理，安得不令人啓其疑慮乎？故斯密派從不以說明此種商業恐慌之因果爲便也。（李斯特著王開化譯國家經濟學，一三三—一四面）。

二、保護國家的工作 『自由派以國際交易之目的，在比較之利益。以二日工作之出產，換得三日工作之出產，則其利益在「節省工作」。保護政策之主張則不同，其注意者在「壓迫的工作」。外貨侵入，本地貨因外貨競爭而停止出產，則國內必有一部之工作失其應用，此失應用之工作，即是「被壓迫的工作」(travail supprimé)。（何思源同書，一一八—一面）。

保護國家工作的理由，復可分爲二層來講：

(一)其一是保護國內市場說(home market argument) 此說主張本國市場必須保留爲國貨推銷之處所。『美國當南北戰爭以前，主張最力者有 Henry Clay，彼謂美國西部農業出產之銷售處，在東部及北部之工業地方，東北兩處工業發達，即是西部農產物之銷路發達。』

故保護工業，即是保護農業在國內之銷售市場』（何思源：同書，二八四面）。

(11) 其二就是保護國內工資說 (wages argument) 主張此說最力者，亦推美人，緣「美國之工資，高於歐洲各國。抵制歐洲各國賤工製造之貨物，必得用關稅保護政策。故此種說法，又稱謂「賤工理由」(pauper labor argument)。但因保護政策，提高美國工人之工資，今若改變政策，則工資必減少。故工人與保護政策，彼此互相影響。工資高，則需要保護政策；實行保護政策，又提高工資。二者循環爲用」。(何思源：同書，二八四—五面)。

美國以國內工資高，主張保護關稅，而最近意大利泛黨領袖墨沙里尼反以國內工資低，亦主張保護關稅，以爲工資低及工作條件劣的意大利勞工萬不能與工資高及工作條件優的美利堅勞工相競爭，所以需要保護(J. G. Smith: Economic Planning and the Tariff, p. 121)。此種相反的保護工資說，誠有使人莫明其妙之慨。

三、國家經濟獨立 此說以『國家之經濟，不在如何消費，而在如何生產。自由政策，是利於消費方面的政策，而不是國家生產的政策，國家欲保護其政治之勢力，及其人民之經濟生活，使其穩

固，不受外面之搖動，必得擴充國家經濟團體之生產。國家經濟能力發展一步，則國家增加一步的獨立性。故經濟的自足，方是國家獨立之基礎。……自由政策，主張國際分工，有時並不是國家之利益。』（何思源：同書，二八五—六面）。『國際間有此分工之危險，亦是主張經濟自足之理由。此種主張，有時不是全出於經濟上的觀察。因為國家是公共經濟團體，他的政策，不能完全根據於經濟學上以最小經濟的用費，得最大經濟的滿足之定律。其中又有心理上的作用，政治上的目的，及國家人口的問題。故國家政策不祇顧及經濟的恐慌，又必顧及政治的、軍事的及將來人口的恐慌。現在尚在國際經濟自私之制度中，經濟交易完全在政治影響之下，無任何組織的機關，可以擔保國際經濟之平和及自由。各國家經濟團體，不得不自行顧及其存在，而採用不經濟的經濟政策。故國家無論有如何損失，皆願保持其「不可少的工業」（*indispensable industry*），以為將來恐慌之預備。』（何思源：同書，二八七面）。

四、保持經濟平衡 「自由派以為關稅阻礙國際交易。限制進口，則出口亦減，國家之商業不發達。其實有不盡然者。就歐美各國之經驗論，實行保護政策之國，其商業之發達，亦不下於自由貿

易國』。今日商業平衡爲虧損的或爲盈餘的，雖不成問題，但經濟平衡與否，及國家經濟平衡之得利或損失，則有莫大關係。以經濟學理論，經濟失其平衡，則一國對外之債務增多，於是現幣流出。國內現幣少，則物價低，於是出口增而進口減。經濟自趨於平衡，似乎不必過慮。實不知經濟平衡中有國家經濟之損失項。如借外債、外資侵入等，雖爲積極的經濟平衡，但在國家經濟上則爲損失。國家對外貿易之主要項，仍是增加國內出產。出產增加，則需要之原料多，輸出之製造亦多。如此則商業發達，方能與國家經濟發達相符』（何思源：同書，二八七—八面）。

現在我們還可以節錄中國國民黨總理 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第四講裏面對於中國應採行保護關稅政策的一段偉論如下，以資遵循和觀摩：

我們要發達中國的工業，便應該做效德國和美國的保護政策，來抵制外國的洋貨，保護本國的主貨。現在歐美列強，都是把中國當做殖民地的市場，中國的主權和金融，都是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着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够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纔可以自

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能够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中國要提倡土貨抵制洋貨，從前不知道運動了好幾次，但是全國運動不能一致，沒有成功；就令全國的運動能够一致，也不容易成功。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國家的政治力量太薄弱，自己不能管理海關。外國人管理海關，我們便不能够自由增減稅率。不能够自由增減稅率，沒有方法令洋布的價貴，土布的價賤，所以現在的洋布，便是便宜過土布。洋布便宜過土布，無論是國民怎麼樣提倡愛國，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國民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那便是和個人的經濟原則相反，那便行不通。比方一家每年要用三十元的洋布，如果抵制洋布改用土布，土布的價貴，每年便不止費三十元，要費五六十元，這就是由於用土布每年便要多費二三十元，這二三十元的耗費，或者一時爲愛國心所激動，寧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的感情衝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決計不能够持久。我們要合乎經濟原則，可以持久，便要先打破不平等的條約，自己能够管理海關，可以自由增減稅率，令中國貨和外國貨價錢平等。譬如一家每年穿洋布，要費三十元，穿土布也只要費三十元，那纔是正當辦法，那纔可以持久。我們如果能够更進一步，能令洋布貴過

土布，令穿外國洋布的人一年要費三十元，穿本國土布的人一年只費二十元，那便可以戰勝外國的洋布工業，本國的土布工業便可以大發達。由此可見我們講民生主義，要解決穿衣問題，要全國穿土布，不准外國洋布進口。

第二節 反對徵收工業進口品保護關稅的理由

主張對工業進口品徵收保護關稅的理由，既已如上述，茲將國內時賢反對對工業進口品徵收保護關稅的理由，摘錄二段如下：

第一是唐有壬的意見，他說：

大家都怕國內僅存的現金，完全流出去，於是大家喊着提高關稅，保護產業了。對於這一點，我個人的見解，卻不敢與人盡同。提高關稅，誠然是保護國內產業的重要條件，然而也不是「不二法門」。若是國內產業本身不能改良，專靠着關稅以維持其製造品的高價，一方面徒然使消費者感受痛苦，一方面反足以養成其故步自封的觀念，所以產業本身的改良，和提高關稅，是相

輔而行的，不是唯一提高關稅的片面問題。況且在現在交換經濟制度之下，進口與出口，是有連帶關係的，進口減少，出口也就減少，這是歷年事實所昭示於我們的。我國的對外貿易，依然處於不利的地位。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我國的國際地位，還爲人所重視者，因爲我們對外有幾十萬萬的債務，每年應該還本付息，同時我們一年有十幾萬萬的進出口貿易，爲世界一大市場。這種商業的利益，誰都不肯放棄的。假使我們徒然提高關稅，使對外貿易日益減縮，因之失去其世界市場的地位，同時因對外貿易之減縮，而關稅收入也爲之減少，至於停付債務，而喪失對外的信用。那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必然更爲人輕視，甚至陷於孤立，也不可。知。以提高關稅爲遏止進口的唯一手段，本人是不敢輕率贊同的。（語見銀行週報第十八卷第三十二期，自衛力與經濟力一文，一七面）。

第二是顧季高氏的意見，他說：

至於中國將來初建設時必爲世界經濟的一部分，俟經濟實力充足後，纔可慢慢轉向自足自給。中國雖然處於入超地位，但不妨借資聚資，漸至於利息漸減生產增加，然後方可達到出超。